编辑：翟艳萍
校对：庞贵军 王宇宇
蚌埠日报

蚌埠古今

问津临北渡

□徐 琦/文

2019年12月28日，五河县临北乡临北古渡遗址考古启动，历时三年，分两期考古发掘，旧日的清代码头、驳岸和街巷次第重现。一座沉寂已久的古码头渐渐展露昔日风华。

被遗落的“飞地”

临北渡，湮没在岁月长河里的古码头。关于这个渡口，史料记载甚少，待到后世考古专家论及它的前世今生，也仅以“修建于康熙，于乾隆时废弃”一言以蔽之。

千里淮河流经五河县临北乡，划出一个大河湾。打开地图就会发现，淮河在这里恰似一张弯弓，而临北渡正在这弯弓之弭。临北一地，历来隶属频仍。康熙《五河县志》载，五河县“南抵临淮县马头渡界七十里即淮北岸。”“马头渡”即“临北渡”，这可能是地方史书中出现临北渡最早的文字，却是民间俗称，并非官方地名。清康乾时期淮河南岸为临淮县，北岸为凤阳与五河交界，临北当时为五河、凤阳与临淮三县交界地。

明柳瑛《中都志》载，临淮县“北至五河县界淮河中流一里”，此记载至清康熙《临淮县志》亦见载录。乾隆《江南通志》也记述临淮县“北至北关淮水河中流凤阳县界”，自明洪武三年，中立县改临淮县，至乾隆十九年临淮县被划归凤阳县之前的384年间，临淮县与北岸皆以淮水中流分界。

临北码头发掘出土的一块康熙年间的古碑，现立在码头遗址。碑身正面镌刻《重修临淮关浮桥碑记》，此碑系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冬立，后沉于淤泥沙之下；历经数百年，碑字虽有缺损，尚能全文辨识。碑文所记为安抚都院官员李成龙（1717年）修复浮桥一事，碑记“浮桥界淮水之冲，为凤临二邑南北交界地。”印证了当时临北渡一带，为凤阳和临淮两县分辖所治的格局。

如今保存在临北回族村清真寺东门外的“道宪任公德政碑”，是2019年古渡发掘现场发现的古碑，此碑为当地百姓为时任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任兰生而立，感念其任职期间为百姓办了诸多赈灾救荒、兴利除害的好事，立碑人落款“光绪六年凤五士民敬立”。两碑均为清代石碑，所立时间相距163年。前碑有“凤临交界”为证，后碑署名“凤五百姓”，发现的地方同为古渡遗址，这也为临北码头曾是三县交界地提供了实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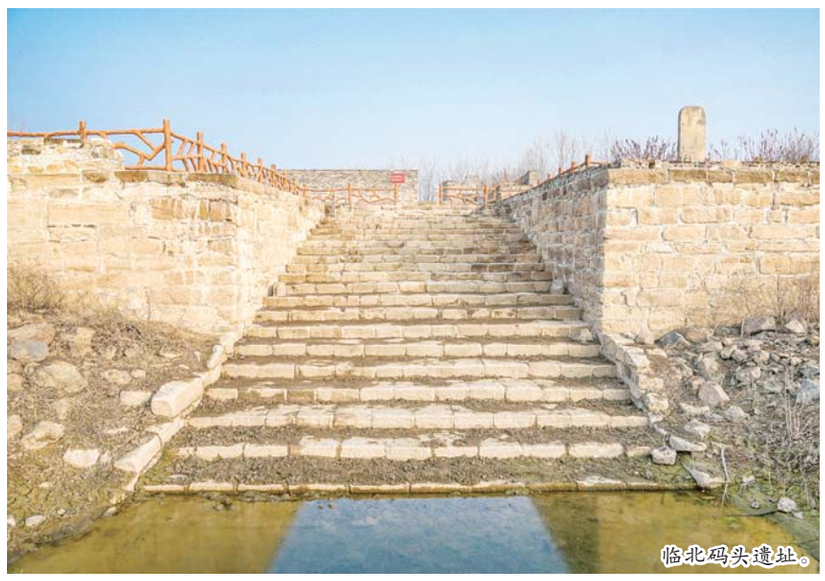
遍览历代方志，竟无“临北”这一地名的确切记载。临北之名，因地处临淮关北岸得名。当地原来流传临北为临淮关北关的说法，此说不确，与史志记载相悖。

临淮北岸旧有“凤桥集”。翻开清乾隆年间《凤阳县志》，在泛黄的城池舆图里，可以找到标记在淮河北岸的凤桥集。志文里也提到，凤阳府“东北至淮水北岸凤桥集二十里，与五河县交界。”当时凤桥集派有军士驻防，是官马驿道必经之路；凤阳县所辖五图（行政片区）中的官庄铺、递运口、大王庙、黄家园、凤桥集、凤河集皆在河北岸。凤桥集兴于何时，已无从稽考，大抵有渡口的时候，就有了逐利的商人闻风而至。然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“凤桥集”却如临北夜空里一瞬而逝的流星，倏然即逝，没有留下任何踪迹。幸好还有漫漶的册页间，古人那几笔近乎拙陋的画痕，留下了临北市集令人遐想的最初模样。

历代方志遵循“越境不书”的编纂规则。临北渡因地处三县边缘，归属较为复杂。方志依循“一地之境”的范围，县隅交错模糊的地带或成方志记载盲区，加之隶属递嬗，官修志书侧重官渡，民渡多不载名。“凤阳自浮桥而外，向无官渡。淮水渡船皆居民修造”（清光绪《凤阳县志》），故而方志失载。由于界隅变迁纷纭，史料缺佚，临北渡遂成一方被历史遗落的“飞地”。

岁月藏津梁

旧日的临北古渡，同今天一样，正对着南岸临淮关东大街码头。隔淮而望临淮老街宛如城墙般的石堤迎淮而立，淮水澎湃，那座三百年前的广运桥，如今只剩下一座残缺石墩柱，孤兀立于濠河入淮口。


临北码头遗址。

昔日古渡曾有浮桥连接两岸。1869年（康熙十九年）泗州城被大水淹没，原来泗州浮桥被迁移到临淮。浮桥以船舟代替桥墩，船只紧密相连，木梁铺设桥面；浮桥是驿路通道，临淮与凤阳两县界桥，设兵卫把守，配置马船方便载渡驿马。因舟梁形似蜈蚣，被当地人称作“蜈蚣桥”，两岸桥头曾立石鸡镇桥。舟桥连绵，淮水涌浪，“浮桥烟锁”名列古“凤阳八景”之一。前人咏《临淮浮桥》诗曰：“淮水望深深，飞梁倚碧浔。断虹垂百尺，横锁绝千寻。”清代诗人查慎行过境临淮，目睹了当时洪涛奔涌，浮桥摧折的景况，写下“暴涨冲桥断，孤城比石坚。中流声沸地，别浦气沈烟”的诗句。

明清时临淮关商贾云集，榷关繁庶，是淮上盛极无两的通都大邑。朱元璋定都南京后，建设了以南京为中心全国驿道网络，凤阳旧为中都，由南京出发到十三个布政司的干线，有六条陆路、两条水路过境凤阳。永乐迁都后，明代两都并建，两京驿道成为国家主动脉。临淮关南北渡口是两京驿道的津梁要隘。彼时，临淮濠梁驿为“天下要冲”水马大驿，淮河以北五铺一驿属凤阳，凤阳王庄马驿、灵璧固镇驿，俱是官马大道上的冲要津驿。今日临北回族乡官塘铺村，就是当时河北岸驿道头铺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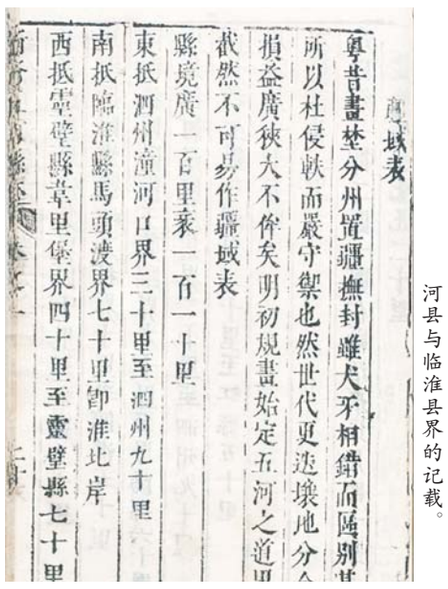
清乾嘉时期，淮河两岸河道不畅，官员贾应龙亲眼所见临淮十里城航道淤塞的景象：“今北岸阔，不通舟楫”。推想临北民渡昔日情景，想必亦难逃壅塞的命运。咸丰年间民变风起，浮桥遭太平军焚毁，之后再无修建渡桥。淮水无度，连年累月黄淮泛滥，水岸渐次淤高，临北码头遂湮没于泥沙之下。

民国《凤阳县志略》描述了临淮关坊市日渐衰落的变化，“昔为东南九省通衢，临淮实居中心”，自津浦铁路开通，形势巨变，蚌埠“一跃而为重镇，直取临淮昔年之地位而代之。”1912年11月津浦铁路开通后，临淮关南岸市廛繁华、商贸鼎盛的景况一去不返，但临淮北岸反而得益水陆便利，延续着市集繁荣，商市贸易逐渐胜于南岸。但因临淮关的名气太过响亮，竟将临北渡的烟火与过往尽数掩去。

风烟临北渡

暮冬清晨，我循淮河左岸的淮北大堤纡徐东行。河滩上白霜匝地，平畴间青碧的麦苗与赭黄的土地交错相接，拼嵌出乡野大地最宜人的图景。

行至临北乡，过临北缕堤，向南驶入一条土路。一百多年前，这条今天看起来寻常的乡村小路，就是明清驿传命脉“两京驿道”。曾几何时，南北通衢的官马大道上车马辚辚，驿马飞驰。


清康熙《五河县志》关于五河县与临淮县界的记载。

沿土路往南一里即抵临北老码头。昔年淮河水窄，古渡遗址淹没于淮水之中。今日我们所看到的石码头、斑驳的石阶，皆自水底淤泥中发掘，移至河岸边复建修筑而成，再现了历史旧貌。

明初，临北就有回族居民迁入，形成回族聚居区。原来古渡北侧的清真寺建于明末清初，二十世纪初寺迁新址，八间硬山顶青砖老屋日渐倾颓，萧然立于古渡岸边。

清末至民国初年，随着蚌埠宝兴、信丰面粉厂的兴建，临北凭借水路便捷，粮业遂盛。1929年，临北有粮行八家，成为五河县城关镇之外的粮食集散地。临北码头粮船往来于江苏、山东、上海，甚至远航到广州、开封、包头等地。

早先临北渡街东大王庙后有一座戏台。开戏的日子只在冬伏两季的庙会，那是码头最喧腾的时候。戏班开锣唱大戏，还有耍旱船、舞狮；十里八乡赶会的乡亲在老街上摩肩接踵，比过年还要热闹。大王庙北边有一条水沟，是界沟；沟东为五河，沟西属凤阳。临北老街地跨两县，街道狭仄，青条石铺地，两侧店铺多为单层灰砖瓦房。从渡口上来，踏过一百多层青石台阶就站到了十字街心。南北街短促不足百米，东西街蜿蜒一里多长。金玉成、金玉琯的杂货店、姚恒新、金益成布店是这条街上大商户；粮行、饭馆、银匠铺、豆腐坊、银钿铺相列其间。街东人家稀少，街西散落的庄台上，土墙草屋高低交错，拥在一处。从老街下坡便是河下顺河街，每日里货船密密麻麻地排在岸边，千桅万杆逶迤数里，帆影招展远望犹如潮涌。街北是官马大道，三米宽的泥土地，一直向北。

有关临北商贸盛于南岸的说法，1990年版《五河县志》记述道：“临淮关河北镇东大街有‘金玉成’、‘金益成’、‘姚恒兴’几家大商店，零售兼批发，生意兴隆胜于临淮关河南。”当年临北老街百货生意做得最大的是金家。金氏兄弟在清咸丰年间、由徽州避难来到临北，初以磨豆腐起家，后开杂货铺，日渐兴旺，继而以长兄金玉成之名为商号，逐渐扩张产业；京广百货、布店、粮店、油坊、药店、铁器五金无不涉及。因管理有方，金家生意滚雪球般壮大，短短十几年，就成为临淮的大商号。临北百姓中流传一个顺口溜：“河南有个陈子衡，河北有个金玉成，十个陈子衡也抵不上一个金玉成。”

1931年金家兄弟各立门户，老七金玉琯精明，极善经营，生意后来做得最大。他把当地麻油等农产品卖往上海，然后从上海、南京等地采购日用百货运回临北。定远、泗县、盱眙、嘉山大柳巷的很多商户都到他这进货。不仅如此，金玉琯还经销美孚煤油、大英日光肥皂、转口的红白糖大宗商品。“每次进货都用火车运至马滩仓库，然后用大木船运到临淮河北。”不过数年，金老七就成了临北首屈一指的富商。

生意做大后，金老七盘下渡口东边四五亩的水塘，填土建了一大片房屋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军阀割据，时局动荡。金家字号屡遭军阀部队敲诈勒索，使其经营难以为继；1938年春，日军轰炸临淮，金家弃产逃亡，不复归来。1951年建立临北粮库时，金家老屋被改作储粮仓库。光阴的翅翼轻盈掠过，多少往事皆湮没于尘烟。金老七的本名早就被人淡忘，而他的故事却流传下来，成为临北老街为数不多的商业传奇。

87岁的村民殷立旭回忆，有一年，临北河下挤满了装运芦苇秆船，河滩上成捆的苇秆堆成了垛山。那时他和小伙伴整日在河下玩，可没多久这些芦苇垛都被陆续运走，至于运到哪里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1943年夏，淮河涨水，致使中游北岸堤防多处决口，沿淮村庄农田受淹严重。西起颍河入淮口，东迄洪泽湖西侧下草湾的淮河干流中游北岸238千米淮北大堤，是守护淮北平原重要屏障。那时日寇占踞淮河南岸，北岸大地，已是人民的红色海洋。当年修建淮宝县“人字头大堤”时，从各地增调了四万捆芦柴包裹泥土用来阻塞水流。老人记忆里临北码头那些满载芦苇的船只，应该就是转运到苏北修堤前线的保障物资。

1944年3月12日，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启动了淮河大堤（蚌埠至临淮关段）工程。为保障筑堤抢修，“彭雪枫将军指挥新四军第四师，在津浦线及五河一带积极打击敌伪。”当年“堤北丰收，堤南水灾，一堤之隔，两样天地”。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，当年曾是参加修堤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，她深情地写道：“夕照映远山，大堤临长淮……笑指对岸敌，中华屹然在。”古渡无声的岁月，也曾流淌过激昂的红色长歌。

岁末寒深，我在临淮关老街寻访旧迹，于南岸的淮河边，远眺临淮关大桥建设中的雄姿；不足半月，我又来到北岸，目望大桥横跨南北。桥塔高耸，钢索如弦，大桥主梁已然合龙。寻访古渡当天，正赶上临北乡为辅桥的建设开展征迁丈量，土地征迁向来是农家大事，家中长者都聚在地头，等待田亩丈量的结果。这也给了我与数位耄耋老者，在田间细谈旧事的难得机会。

2006年临北撤区并乡，第一批村民搬离居住几辈子的漫滩土台；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五河县黄咀乡、临北的村民，陆续迁移到临北缕堤以北乡镇新区。眼前脚下这片肥沃的农田，也即将成为临淮关大桥引桥沸腾建设的工地。临北古码头遗址与凌空飞跨的钢梁大桥，仅百步之遥，历史与现实就这样不期而遇，沧桑古渡与现代津梁，俯仰之间，仿佛是一场跨越岁月山河的对话。

昔日驿马奔驰的尘烟早已散去，而遗落在临北古渡的点点跫音，都成了对呼啸而过岁月的追忆。

小南山

投稿邮箱：4034444@126.com

榴花之裙

□赵 军

初看这个题目，可别误以为是某人拜倒在“美人”的石榴裙下。这题目背后的缘由，且听我为您细细道来。

北宋欧阳修在《榴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絮乱丝繁不自持，蜂黄蝶紫燕参差。榴花最恨来时晚，惆怅春期独后期”。初夏时分，柳絮在空中肆意翻飞，树枝上绿叶繁茂且杂乱，这般景象足以撩动人心，使人思绪纷扰。此时，金黄的蜜蜂、紫艳的蝴蝶在花丛间穿梭，燕子在空中轻盈飞舞，景象纷繁热闹，氛围活跃非凡。忽然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树晚开的榴花，在枝头之上，有的榴花正尽情绽放，有的则还含苞待放。它们或成束地绽放在枝头，或独自隐匿于绿叶繁枝之下。

榴花的美艳与耀眼，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拜倒在大自然精心孕育的“石榴裙”下。那美丽的石榴花，虽没有国色天香的牡丹那般娇艳，但它花色丹红似火。正如诗句“浓绿万枝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”所描绘的，仅仅是绿叶当中的一点红，便显得格外醒目，更何况是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的盛景呢？所以，榴花堪称初夏最热烈的风景，红红火火，充满生机，尽情地向人们展现着“五月花神”的独特魅力。如此这般，当你置身于石榴花丛中，流连忘返地观赏它时，又怎能不拜倒在大自然精心孕育的榴花裙下呢？

榴花具有实用的医用保健价值，会让你拜倒在它的“内涵韵味”之下。榴花之裙，不仅“外表”美丽，“内蕴”也极为丰富。石榴花含有多酚类化合物，用它泡茶或者制作花酱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缓人类细胞的氧化损伤，对慢性炎症也有改善作用；用榴花煮水饮用，还可辅助减轻黏膜刺激，缓解因饮食不当引起的轻度腹泻；此外，“榴花之裙”——花瓣，含有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，适合作为天然的食材搭配食用。这么说来，你是不是又甘愿拜倒在榴花的“内涵韵味”之下了呢？

石榴花美丽动人，石榴树的果实也十分丰盈，这不禁让人想起五河民歌《摘石榴》。初夏的五河，石榴花竞相开放，它们有的散布在小城河边的公园，有的绽放在农家的房前屋后，有的则成片地盛开在森林公园内，为这片五水之地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和勃勃生机。“榴枝婀娜榴实繁，榴膜轻明榴子鲜”。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之前，石榴的果实便会成熟，让人得以尽享石榴籽的酸甜美味。但不要忘记，若没有榴花的孕育，榴实的形成便如同“无米之炊”。

当榴花之裙的裙摆随风飘零，褪去那丹霞般的颜色，石榴树的枝头便会挂起绿色的“灯笼”，开始孕育“玛瑙珍珠”。等到果实成熟之时，人们便寻不到落地的“裙摆”了，因为它已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

凡人微光

银发丹心护春苗

□王 辉

在蚌埠市禹会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队伍中，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。他是军休干部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绪贵。作为新时代“五老”志愿者，他把对党忠诚、对人民热爱、对青少年的深切关怀，化作日复一日的坚守与践行，用爱心浇灌希望之花，用坚守传承红色基因。

高绪贵生于1939年12月。从部队退休后，他积极投入到关爱青少年成长、帮扶困境学生的事业中。自2005年起，高绪贵默默资助“春蕾女童”、孤儿和留守儿童。二十年来，他的爱心足迹遍布蚌埠市区及三县，延伸至合肥市肥东县，更远赴四川汶川、甘肃定西等贫困山区，为当地小学慷慨捐款、助力助学。二十年间，他个人直接资助困境儿童197名，累计捐款近20万元。

关爱下一代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、携手发力。高绪贵主动奔走、牵线搭桥，积极联系大庆市、合肥市、蚌埠市等地的爱心人士，动员更多人加入助学行列。在他的感召与带动下，6位爱心人士与172名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。截至目前，经他直接资助和牵线帮扶的困境学生已达350余名，捐款总额超过30万元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爱可以传递、善可以接力，只要人人伸出援手、凝聚合力，就能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晴朗的成长天空。

关爱孩子不仅在于物质上的帮扶纾困，更在于精神上的引领滋养与家风上的浸润传承。他常对家人说：“怀善念、行善举、扬善德”，并将这句话作为家风家训，躬身践行。1998年长江洪水、2008年汶川地震、2010年玉树地震、2020年新冠疫情……每一次国家有难、群众有需时，高绪贵全家都捐款捐物，用实际行动诠释家国情怀、传递责任担当。汶川地震时，读小学一年级的孙子高国杰，主动捐出100元零花钱。近年来，高国杰又持续资助10名“春蕾女童”。爱心在祖孙两代人之间接力传递，善良在家庭血脉中相传。

高绪贵始终坚守“红色育人、初心引路”的理念，充分发挥老党员、老军人的优势，加入省、市、区多个宣讲团，进机关、企业、社区、校园、军营，开展理论宣讲和红色教育活动270余场，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5000小时，真正做到“退休不褪色、退役不退志”。高绪贵的感人事迹被中国文明网、退役军人事务部官网、《安徽日报》《蚌埠日报》等多家媒体报道，他先后荣获“中国好人”“全国先进军休干部”“中国儿童慈善奖”“‘春蕾计划’全国先进个人”“安徽好人”“蚌埠市道德模范”等荣誉。

桑榆虽晚，初心如炬；银发无言，大爱有声。在关心下一代的征途上，他依然步履坚定、笃行不怠，继续用爱心守护春蕾绽放，用丹心培育时代新人。

与书说

《活着》重塑我心

□茴 方

在我读过的书籍中，余华的《活着》从不是辞藻最华丽、情节最曲折的，却是最沉重、最温暖、最能刻进骨血、直抵人心的一本书。它没有激昂的口号，没有刻意的煽情，只用朴素到近乎冷峻的文字，平静地讲述一个普通人一生的苦难与坚守，也重塑了我面对人生的态度。

初读这本书时，我为主人公的命运落泪；再读时，我读懂了生命在绝境中不曾折断的韧性；如今再回望，这本书早已悄悄改变了我的心境，让我学会敬畏生活、接纳无常、珍惜当下，成为我人生路上最坚实、最温暖的精神坐标。

《活着》讲述了主人公福贵跌宕而悲苦的一生。他原本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，年少轻狂、嗜赌成性，败光了祖辈留下的全部家产，父亲也在绝望中离世。从云端跌落泥潭，从衣食无忧的富家少爷，到一夜之间沦为一贫如洗的贫民，命运给了他人生第一道沉重的重击。

可苦难并未就此止步，命运的残酷远超出了人的想象。为了给母亲治病外出抓药，他被抓去当壮丁，在战场上九死一生。等他拖着残破的身体回到家乡，母亲早已不在，女儿凤霞也因一场高烧成了哑巴。

此后，命运的重击接连不断：温柔贤惠、一生操劳的妻子家珍，终被病痛拖垮撒手人寰；聪明善良的儿子有庆，本该拥有光明的人生，却因一场意外失血过多匆匆夭折；好不容易找到归宿、迎来安稳的女儿凤霞，竟在分娩之时猝然离世；忠厚耿直的女婿二喜，奔波谋生，却在工地遭遇横祸，被水泥板砸到夺去生命。就连家中最后一点念想——年幼的孙子苦根，也因饥不择食，误食豆子过量，被活活撑死。

生命里所有的温暖与牵挂，一个个被命运夺走。最后，只剩下年迈的福贵，与一头老牛相伴，在田埂上平静地度过余生。

初读这本书，我被接连不断的悲剧压得喘不过气，甚至觉得命运太过残忍。我不解：为何要让一个人承受如此多的苦难？为何所有温暖都如此短暂，只留下无尽的孤独？

直到反复品读，我才真正明白：《活着》从不是为了渲染苦难，而是为了展现生命最本真、最顽强的韧性。福贵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崩溃沉沦，他默默承受了一切，在失去所有依靠之后，依然选择认真地活下去。福贵的一生，是不断失去的一生，可他从未真正放弃。他在田地里劳作，在苦难中坚守，在孤独里平静。他不抱怨命运不公，不沉湎于痛苦，只是朴素地、坚韧地活着。

这种平静却有力量的生命态度，深深震颤了我的灵魂。反观曾经的自己，遇到一点小事就焦躁不安。家庭的琐事、职场的磕绊、人际的摩擦、际遇的起伏，总让我自怨自艾，误以为那便是人生的全部坎坷。然而，与富贵经历的生死离乱相比，我所遭遇的种种，不过是风中尘埃，微不足道的涟漪。

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“活着”的意义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把活着和成功、幸福、名利捆绑在一起，以为只有达到目标、拥有一切，才算不负人生。可福贵的人生告诉我们：活着的本质，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无论遭遇什么，都不放弃生命，不辜负生活。苦难不是生活的例外，而是人生的一部分。真正的勇敢，不是一生顺遂，而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；真正的强大，不是从不跌倒，而是跌倒后，依旧站起来，继续前行。

《活着》也让我学会了珍惜与感恩。活着不是为了追逐功名利禄，不是为了满足无尽的欲望，而是珍惜眼前的每一份温暖，拥抱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认真对待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生活本就无常，苦难与意外是人生常态，我们无法左右命运，却可以选择面对生活的态度。不抱怨、不绝望，坦然接纳生活的一切，在平凡中坚守，在苦难中前行，这便是“活着”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智慧。

合上书页，福贵与老牛在夕阳下相伴的画面，始终留在我心里。他的一生，孤独却不绝望，苦难却有力量。《活着》早已超越了文字的边界，化作我面对生活的底气。它让我深知：苦难从不是人生的异数，而是人生的养料，活着的本质，从来不是完美，而是这一场风雨兼程中，绝不低头的坚守与热爱。它教我褪去浮华，沉心坚守；让我走出脆弱，变得坚强；让我懂得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声势浩大，而在于对当下的郑重回应，在于对生活的始终热爱。

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这本书会一直做我沉默的灯塔，提醒我：无论世事如何流转，好好地活着，认真地活着，坚韧地活着，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。

《活着》，无疑是刻入我骨血的读本，也是我此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。


盛世花开香九州 张宗明 作